

司马谈浪告

金劍俠

369399

## 内容简介

无名无姓的武林孤儿偶得灵虎相助，古洞幽府之中巧获吸力神珠、太清秘籍，一举而成旷世身手、绝代技艺。就此仗剑纵马，闯荡江湖，与清廷鹰犬青龙血旗盟会作殊死抗争。其间，有情无缘，有缘无情，红粉侠侣，情孽不断。实不料出身之谜揭晓，青龙血旗盟主竟然是武林孤儿无名儿的生身之父。好一场正义与邪恶、公理和私情的交易。于是，泰山绝顶黑白两道、万千群雄、刀光剑气、尖啸煞气谱写成一曲血染豪歌。父子之间谁忠谁奸，母女之间谁是谁非，情侣之间谁真谁假，朋友之间谁义谁伪，一切在死亡面前都得到了判决。真可谓豪杰侠女血剑兰心，百般磨难不失情爱芬芳，读来令人叹为观止。

# 目 次

## 引子

第一章：吸力神珠 .....	3
第二章：飘香女子 .....	23
第三章：死尸活人 .....	49
第四章：青龙血旗 .....	64
第五章：古庙偶遇 .....	76
第六章：深谷恋情 .....	87
第七章：茄色花衫 .....	94
第八章：通幽地狱 .....	106
第九章：太清神功 .....	125
第十章：奇星公子 .....	136
第十一章：五台佛会 .....	155
第十二章：石神争美 .....	175
第十三章：青面无常 .....	192
第十四章：阴女遇险 .....	209
第十五章：佛光七剑 .....	235
第十六章：一笑搜魂 .....	247
第十七章：柔情似水 .....	266
第十八章：溶金手印 .....	295
第十九章：陷入少林 .....	326
第二十章：伏魔赤奢 .....	354

第二十一章：力挽狂澜	387
第二十二章：天平斗剑	415
第二十三章：血写情爱	447
第二十四章：南天一叶	472
第二十五章：亲生父母	493
第二十六章：飘香仙子	530
第二十七章：青螺古洞	559
第二十八章：泰山决战	585
尾声	618

## 引子

霜降碧天静，秋事促西风。

一弯冷月斜斜悬挂天际，几片落叶在凄凉的月色中飘飘浮浮，好似翩翩起舞的晚蝶。姑苏西郊虎丘山中的剑池旁，有一块可容千人存身的紫红岩石。石上一人负手屹立，缎质银衫临风飘拂，将欣长的背影留给另一名卧伏在他脚下的锦衣汉子。一站一跪两人宛似凝固的石雕，任凭夜风抚弄纹丝不动。

挺立在岩石上的人象是在观望夜中的虎丘古塔。建于五代末北宋初，七级八面仿木楼阁式的砖塔是江南最古老的浮图了。尽管曾五次遭受兵劫火灾，至今依然带着满身斑驳耸立在丛丛葱绿之中，就如一个披甲巨人正微倾着身子，冷漠地注视着芸芸众生。

跪伏在地之人只能看到鼻底的那片紫红石面，这是千人石。相传古吴王阖闾在造好陵墓后怕人泄密，以饮酒观鹤舞为名，将造墓工匠骗至千人石上全部杀尽灭口，鲜血把岩石染红了，至今犹殷红斑斑。这段典故似乎跪伏之人也想到了，他正微微惊颤。

“不请长缨，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对月长吟，风送豪情。背负站立之人终于返过身来。星目剑眉，悬鼻朱唇，天庭饱满，地角方正好一副帝皇之相。他伸出右手搭在伏地汉子的肩头，叹道：“多年心血全由无能之辈抛

废，虽杀之实不解恨，朕之意只能全托付于汝了。”

跪伏之人昂起头来。冷汗满额道：“臣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汝已具备绝世身手，给汝五年期限代朕除去心病。”

“臣领旨。”

“赐黄金万两，天蛾蚕丝宝衫一袭，大内宝剑千柄。赐青龙血旗一面，凭此旗可调杏黄、烈火、紫阳三旗官兵。五年东窗，一朝发动，不全伏之，必全歼之。千钧之担汝可担得起么？”

“臣甘用脑袋担保。”

“汝去吧，朕清平江湖、荡涤武林全凭汝五年之功了。”

跪伏之人平身退下千人石，再次伏地三跪九拜点足弹身朝虎丘山下射去，去似流光闪电，瞬息已失。

银衫人俯视着宁静的吴郡夜色，嘴角露出阴沉、冷酷的笑容。

谁想到当今天子与一江湖豪客订下了五年之约，江湖为此掀起腥风血雨，武林为此尸骨成山。

谁伴予苦吟，满林啼终讳。

# 第一章 吸力神珠

暮雨洗尽了傍晚的闷热，群山显得格外空蒙幽邃。树尖草片上残留的雨珠在重新露脸，红扑扑的夕照之中闪烁着晶莹。偶尔，一两声鸟鸣给这深山幽谷增添了几分空灵、超然的气氛。

蓦地，荒无人烟的狭窄山谷里传出声声凶狠、悲壮的虎啸，时而又夹杂着宽厚、清亮的笑声。这是怎么回事？

若走进山谷，便能见到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山谷底端有个方圆十余丈、深十余丈的方型大坑，四壁陡削，无一借脚攀登之处，直上直下如一口巨大的深井。大坑一侧的石壁上铁划银勾刻着两个大字“虎坑”。稍识武学之人便能由此看出刻字者如无数十年内家功力和一手出类拔萃的“金刚指”绝学，很难挥指划出这等气派的大字。

“虎坑”两字确实叫人吃惊，更使人恐惧的是此刻“虎坑”内正有一场人虎搏斗。

“虎坑”里十二头吊睛白额猛虎吼声连连扑向坑心一名二十上下年岁的青年。这青年身材颀长，猿臂鹰肩，身手敏捷。细看相貌更有惊人之处：他面容瘦削，悬鼻薄唇，双目狭长，目光犀利，咄咄逼人；两道漆黑剑眉斜挑鬓际，显露出七分英气，三分杀气。此人浑身上下无一处柔弱痕迹，仿佛铜浇铁铸一般。一人和十二头猛虎相斗就象游戏一般全无丝毫畏惧之感，胆怯之色，双掌翻飞将扑近来的猛虎一一震飞出去。看得出青年

人掌中留情，不然虎骨再硬也经不起开石裂柱的“霹雳连环掌”。那些猛虎或前爪立扑，或后尾剪扫，咆哮之声震得坑壁泥土悉索剥落，却奈何青年不得。

西天血红的夕阳越燃越红。人虎相斗已有一个多时辰，倒是无一损伤。那些猛虎大约也知道对手是故意手下留情，也许更因为累了，一只只喘息着围成一圈，蹲了下来，直视着圈中青年。青年见猛虎不再相扑，就盘腿坐下，双掌交会胸前，星眸微闭，默默做起内功修息吐纳来。没一刻只见青年头顶已冒出腾腾紫气，被山谷中斜阳一照，顿生七彩，艳丽异常。一刻，青年胸前双掌一翻，疾然推出，随即一股豪气从丹田提起，透过胸腔，迸发出一声号啸，啸音绵绵不绝，越来越高，震得山谷回鸣激荡。十二头猛虎象是被惊醒似的，也引颈咆哮。高亢、雄浑的人啸虎吼汇成一片，惊天动地。

“鬼叫什么，老娘来了。”

忽然，尖利、刺耳的话音从坑上缘传下，顿时人啸虎吼立息。十二头猛虎齐齐仰首望着坑边一位破烂衣衫、满身泥污、面貌奇丑的黄脸婆子。

那黄脸婆子格格笑道：“可曾伤了我的虎娃们。”

十二头猛虎好象听懂了人话似的，一只只站起身来，抖擞着身子，表示它们完好无损，随即摇摆长尾如狗类乞食一般望着黄脸婆子。黄脸婆子尖声说：“别急，别急，一个一个挨着来嘛。”说着一伸手从身边一只旧筐里拿起一片肉，双掌略搓，已成一砣肉球，喊声：“张开。”那肉球直射一头猛虎，猛虎急张嘴露齿，肉球不轻不重，不偏不斜，稳稳地落进虎口。那虎摇着脑袋，美滋滋地嚼着。黄脸婆子一砣砣肉球抛下，十二只猛虎一

一啜过，才启嘴向坑中青年：

“无名儿，再问你一遍，要不要我阴女作你老婆？”

被称着无名儿的青年摇摇头，一声不吭。

黄脸婆子大怒，抓起两把生肉朝无名儿投去。无名儿大惊，纵身跃起，本能地用“霹雳连环掌”中第一式“沧海横流”相拒。“怦”地一声，两片生肉倾刻给两股奇强内力一夹，夹成粉状肉末，四散落下。无名儿也被震得身子止不住连转两圈才在原地站稳。

坑缘黄脸婆子又格格尖笑，说：“无名儿，你的功力又进了两成，不过离飞出这虎坑的功夫还差一大截子。不如答应要了我阴女，早点给我生个白白胖胖的小孙子，我就放你出坑。你道如何？”

无名儿抬起头来，说：“婚嫁大事岂能如此相强，小徒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黄脸婆子气得直嚷：“老娘救你一命，养你一十载，授你一身惊人武艺，难道你连这一点要求也不答应。再说阴女能文能武，功力胜你许多，横行江湖无人能比。似这般威风，这般气势难道还耻辱了你不成！”

无名儿长叹一声，说：“师傅休怒，师妹女中英豪果然了得，只是……”

“只是那是些什么，你就直接了当地说成与不成。你若答应个成字，与阴女结成连理，给老娘生个白白胖胖的孙子，老娘就将压箱底的功夫‘擒龙四爪’授于你。你若说个不成，那就休怪老娘绝情，一掌了结这段逆缘也罢。说！”

黄脸婆子说完，一阵嘿嘿冷笑，满脸堆上森森杀气。

虎坑之中的无名儿一脸冷漠，缓缓闭上双目，说：“此身本是师傅所救，不如就此还给前辈便了。”

黄脸婆子闻听，急问：“你敢再说一遍！”

无名儿盘膝安坐坑心，一声不吭。一副受死的模样。

黄脸婆子乃是宇内屈指可数的凶神恶煞，怎忍得下这口气。她阴恻恻冷笑一声，右手五指微曲，倏地伸出，顿时劲风潮涌，势猛烈沉，直朝坑底击去。

坐在坑心的无名儿只觉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罩定自己，本能地想运功相抗，忽然奇强压力中突出一丝彻寒冰线撞中了自己的气海穴。刚汇至气海的内力被针刺似的冰线一撞，眨眼消散，全身不由一阵瘫软。无名儿长叹一声，闭目待毙。

就在这时，坑沿边的黄脸婆子轻“咦”了一声，她感到自己“擒龙四爪”中奇强的一式“冰龙出洞”忽被一股内力接应了过去。她侧身一看，大惊问：“女儿，你这是为何？”

坑沿不远一枝野山楂树旁，一位白衣蒙脸女子摇摇欲倒，下颌处一丝鲜血正缓缓淌下，显然是由于刚才硬接黄脸婆子一招才受伤流红的。阴女轻轻叹道：“女儿求母亲放过无名大哥一命，女儿已立下重誓，今生不言婚嫁之事了……”言未说尽，阴女娇咽一声，双手捂脸，身如离弦之箭，飞似掠去。

黄脸婆子急喊：“女儿，为娘听你就是，你别走，别走呀。”

眼看阴女越驰越远，黄脸婆子狠狠地跺了一脚，射空而去。两人一先一后，疾如流星般曳空出谷，瞬间已形影无踪。

虎坑之中的无名儿不料事变如此，原准备一死百了，谁知亲耳听见阴女哀声求母，不由回想起十几年来在这遮阳谷藏月洞中与她母女生活的日日夜夜，心中悲切涌起，一时痴呆呆

地怔在那里。

——黄脸婆子不是平庸之辈，乃是武林四杰之一，太阳岛岛主黄太极之妻疯掌乾坤阴三娘，婚后不到两年，夫妇恩爱生下一女，谁知满月之日，黄太极请酒会客，将女儿抱出一看，不由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此女生得奇丑，一张偏脸，一对鼠目，大鼻翘嘴加上一脸红色胎印，看之恶心，见之摇头。

黄太极生性暴躁，十分好强，处处不愿低人一头，岂料女儿形同妖魔，心中不由狂怒，单手抓起女婴，奋力朝海中抛去。疯掌乾坤阴三娘生就同丈夫一般脾气，暴烈之性有过之而不及。她自从生下女儿后仅见过一面。在她心目中那是一张血红红的小脸。习武之人很忌由于生育等事将功夫耽误下来，所以女儿交于奶妈喂养，疯掌乾坤阴三娘三朝后即闭关复功至此。今日见奶妈抱出女儿是如此模样也大吃一惊，眼下见丈夫振臂抛婴，血脉相承，一点灵心，阴三娘弹身飞出，双臂陡长一尺，在空中将女儿抱住，返身落地，双眉高挑，杏目圆睁，喝叱一声，一掌朝丈夫劈去。

武林四杰之一海仙黄太极武功虽是武林头筹人物，但和其妻相比却也分不出高下。疯掌乾坤的“霹雳连环掌”是阴山阴氏门的绝学，怎能小视。眼下见妻子没命地扑来，掌风凌厉，便急翻掌上迎。“噠”地一声响，两人均震退三步。阴三娘刚想含怒重上，左臂弯里女婴“哇”地哭叫起来，心中不由一怔。她想到丈夫连亲生女儿都要加害，以后太阳岛又如何存身，胸中怒恨交加。

她一手抱婴，一手高高举起，向海仙黄太极喊道：“女儿是我所生，女丑母也该丑，从今以后夫妻且算枝头鸟，大难当头

各东西，永世再也不同林。”言罢，弯勾五指猛向自己脸上抓去。顿时鲜血飞溅，一张好端端的芙蓉脸成了染坊铺。

黄太极惊得惨叫一声冲上前去。阴三娘身法奇快，一闪闪“叭叭”已打了黄太极两记耳光，趁黄太极怔在当央之际，长啸一声蹿上岛边一艘小舟，单手执橹，闯入深海。

从此，疯掌乾坤阴三娘带着女儿阴女流浪江湖。她容颜已毁，更不梳装打扮，一味任其肮脏，如此便和女儿一般奇丑。这种愚笨之法在阴三娘想来这样稍可宽慰女儿之心。

遮阳沟山谷幽深，人迹稀少，又有藏月洞可遮风挡雨，疯掌乾坤母女便就此隐居下来。每日间教三岁阴女练功，将阴山阴氏门的一派绝学倾心倒出。阴女虽是貌丑无比，可心灵却聪慧异常，加之阴三娘从百日之后就用药物为女儿洗筋易骨，用自己内力渐次打通女儿三十六处穴脉，所以十八岁的女儿家至今已有了相当的内功修为，阴氏门的绝招“霹雳连环掌”和“擒龙四爪”早已练至炉火纯青之境。

在阴女四岁之时，阴三娘忽然想到阴氏门绝学虽然冠以“霹雳”、“擒龙”等阳刚之名，可实质上武功之道全走阴柔一路。“霹雳连环掌”击出声势浩荡，可伤人还靠后劲中的阴柔之力。“擒龙四爪”也是相同，爪法凌厉，可狂涛之中一线极细的阴柔之气才是四爪中最厉害之着。所以她想自闯奇径，创出一套至刚至阳的伏虎掌法。阴三娘在遮阳沟中挖出一口十丈之余的方型大坑，从四处捉来活虎，扔入坑中以备练习伏虎掌法。如能就此练成自创的伏虎掌配以擒龙爪，那么一掌一爪，一阳一阴岂非天衣无缝，江湖称雄。这样，看谁还敢对咱母女提半个“丑”字。

一天，阴三娘在鹰鹫崖底的密林中捉虎，忽听涯顶一声惨号，黑乎乎地一团物件直往下落。阴三娘何等眼力，早看清疾落的物件是个四、五岁左右的男童。一点灵性触动，阴三娘一声不吭探到涯边，身形微晃，腾身而上，已将男童轻轻接住。月色中，细看那男童倒也长得眉清目秀，只是早已吓昏过去。

疯掌乾坤阴三娘就此将那男童带回遮阳沟、藏月洞，随口叫他无名儿。于是，五岁男童就以无名儿之名拜在阴三娘脚下，做了阴氏门的徒弟。阴三娘收无名儿为徒也不是没有深意，她指望授无名儿一些武功，等到将来长大便和阴女配成一对，生儿育女，也可完了自己的一件心事。可是十五载匆匆而逝，青黄复复，无名儿已长成二十岁的俊秀伟男子，却并无和十八岁的阴女有点滴相爱之态。阴三娘大怒之下，将无名儿逼下演练伏虎掌法的虎坑，至此才演出上述之事来。

再说无名儿痴呆在虎坑里坐着想着，心中着实不是滋味。十五年来他和阴女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可偏偏没有那么一种说不清、道不尽的儿女之情，所有的只是尊重、同情、相怜、体贴罢了。当师傅阴三娘再三相劝，甚至以死威胁之时，无名儿更觉得仅有手足之情、兄妹之义是不足以结成连理、永世相爱的。这一则害己，二则害人又有何益呢？可是今日阴女坑沿出手相救，立誓遁身时，无名儿才感到别有一番惘然、惆怅。

虎坑之中十二头猛虎饱食了肉砣后正懒洋洋地躺着闭目养神，可是无名儿却越来越感到饥饿难忍，抬头望去，满天星斗，闪闪烁烁，已是三更过后了。看来阴三娘和阴女一时之间还不会回转，再说回不回来也还说不定，难道自己就在虎坑之中饿死不成。他气恼地端坐坑心默运玄功，抗饥忍饿，直至天

色渐渐微明，鸟鸣叽喳的时候才停功睁眼。

一宵已过，十二头猛虎也饥饿起来，红眼獠牙，虎视着无名儿，竭想以此肉实实的人儿填塞饥肠。坑心的无名儿看到一头头猛虎，不由眼中一亮，这虎肉不就是饥腹之食么？

真乃虎有伤人意，人有食虎心呀。

说时迟，那时快，无名儿双足一点，身形纵起，直袭左侧一头略见肥大之虎。猛虎见人影扑来，便虎吼着仰首以待。岂知无名儿一掠而过，身形已到猛虎一侧，双袖挥动“霹雳连环掌”中“沧海横流”立见成效。风沙平息后，只见那猛虎已击出丈余，哀号一声，卧地挣扎片刻便不动了。

无名儿走上前去，单指勾划，切开虎皮，血淋淋撕下一条虎腿，生咽活吞起来。剩下的十一头猛虎见同伴之躯竟能充饥，便齐齐奔来张开血盆大口狂嚼。少顷一只足足有二百来斤的大虎已成了一副骨架，白生生地丢在坑边。

人虎饱餐一顿后四下散去，各自休息。无名儿食了虎体内血流加速，通身奇热，一股内劲直冲百会、四神聪等诸穴。无名儿忙施腿展拳地练起功来。

就此日复一日，每日吃一虎，剩下的虎肉被其余猛虎分食。十一天后，最后一头虎好象意识到死期已到，忽然伏地悲鸣，居然如婴啼一般。无名儿见了心中大奇，不忍下手，手抚虎皮，感觉到虎身瑟瑟发抖，便长叹一声，倚在猛虎身边沉沉睡去。

这么多天来，无名儿从无睡沉过，时时刻刻须防猛虎伤人。此时戒心已丢，这一觉睡得甜香无比，足足有一日一夜。第二天黎明，红日临空，无名儿才焕然醒悟，见自己头枕虎腰，着

实吃了一惊。可是回首望去那猛虎目中凶光全无，唯有胆怯之色，心中才释然。他站起身来，舒臂扩胸，但觉丹田之气源源涌出，呼呼推出两掌，泥壁哗啦塌下一大块。无名儿不由雄心陡增，仰首观望坑顶，十丈之余也不觉得高不可攀。这念头顿时使他兴奋异常。心想与其待毙，不如试着飞腾一番，若能出得虎坑，便有通天活路。他盘腿坐下，默运玄功，鼓荡丹田真气。一刻，狂啸一声，如舌炸焦雷，身形拔地而起，挟着一股泥沙，在半空之中一个鹞子翻身，斜飞而上，其势痴如闪电，猛似飞龙，一眨眼，双脚已稳稳站立在坑沿之上。

扬声大笑，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胸中豪气直冲群峰，惊起百鸟齐飞。

其实这十二日饥食虎肉，渴饮虎血，暗暗增添何止一层内力，只是无名儿自己还不知道罢了。

无名儿撮唇清啸，极其畅快，乐了一番刚想转身离去忽听坑内一声虎吼。他低首一看：那猛虎正眼睁睁地望着自己。他心中不由一凛，此虎相伴数日，昨夜又不曾伤了自己，为何不救它一救。无名儿打定主意，在峡壁上扯下数丈青藤，拧成一股，做成一个诺大的活结。走到坑边喊：“虎呀，虎呀，你若要活命，就抬起一足由我套住，拉你起来。”言罢，藤索一抖，如一条青蟒直落坑底。那虎果然神奇，早已抬起一条虎腿，连头带腿一同钻入活结圈内。无名儿双臂凝力，叫声：“起！”已将猛虎提出虎坑，甩在坑沿之上。

无名儿拍了拍虎头说：“这天下很大哩，你是出去走走，还是伴我住在遮阳沟中？”

那虎神奇地点了点头。

无名儿惊道：“虎啊，你难道善解人意？愿意伴我在此的话，你就再点一次头。”

虎果然点头不止。

无名儿大喜，他仔细打量了猛虎一番，只见那虎确实和别的猛虎不同，此虎毛色金黄，黑色斑纹细狭、紧凑，尾端有黑色绒毛一撮，浓密如球，黑亮闪光。无名儿蹲下身子伸手轻抚虎背，叹道：“看来只有你和我作伴了。虎啊，既然你我相交，我给你取个浑号，就叫金毛乌枪你看如何？”

猛虎直起腰来，抖擞着全身闪亮的毛片，似是十分满意。忽然那虎一口咬住无名儿的衣襟往前直拉。

无名儿惊奇地问：“金毛乌枪，你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么？”

金毛乌枪点了点头，返身朝沟嘴纵去。无名儿好奇地跟在猛虎身后，一人一虎挟风飞驰，不一阵就出了遮阳沟，进了一片密林之中。穿出密林，眼前一片银白。原来是一挂珠跳星飞的瀑布。金毛乌枪毫不迟疑地纵身向瀑布扑去，一眨眼便不见了踪影。无名儿正感疑惑，忽听瀑布后面传来声声金毛乌枪的低哮。“难道那虎在唤我？难道这瀑布后面自有天地？”无名儿凝目细观，还是白茫茫、银辉辉一片，不过他还是下了决心，试着飞渡此瀑，纵然不成，至多不过跌落水中洗一把澡。他何曾想到万一跌落瀑布之中，被万钧水力冲撞抛掷的厉害。真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飞渡决定了无名儿将来啸傲江湖的前程。

无名儿略运玄功，飞身朝瀑布扑去，只觉浑身一凉，脚下已站着实地。

金毛乌枪挨过来模样亲切地在无名儿腿旁磨蹭。举目四观，瀑布后原来是一条青苔满布的洞径。丈余开阔，阴森寒气弥漫，水淋淋湿珠四溅。前面黑洞洞一片看不见深浅。

无名儿问：“金毛乌枪，你引我来此可是有意，若有意意却为何？”

金毛乌枪点点头，一声不吭缓缓朝洞径里面行去，动作象是深有戒备似的。无名儿看着只觉玄妙。眼前的虎居然会通人意，居然还会领自己来到一处奇异之地。他也不迟疑，随虎徐行。由于无名儿的内功倘未练到墨夜视物的境地，所以一丈之内也只能隐隐约约地看个依稀。不过，他听觉天生超乎常人，十丈之内落针有辨。

不知不觉人虎已行了二里多路，洞壁之上青苔滑腻，湿气重重，隐隐还有一股腥味传来。无名儿心中正在不安，眼前已渐渐透过光来。山径已达一处方圆八余丈的山洞之中。山洞上端岩石裂纹处，缕缕阳光斜斜透射，给阴森森的洞府添了几分活气。仰首看去，山洞石壁一侧，刻着四字“上古神府”，字迹古典、雄劲。无名儿正在观望之时，突然，金毛乌枪神虎咆哮一声前腿微曲、后腿顶直，虎尾铁枪般笔直翘起，虎目之中发出森森绿光，血盆大口启开，呼呼地发着虎威。

无名儿朝金毛乌枪发威之处望去，不觉背脊一凉。只见石壁上有处丈余斜面，一条通体呈现碧绿色的巨蛇正缓缓抬起水桶大小的蛇首，一对碗大的碧眼熠熠闪光，彤红的蛇信子忽伸忽缩，吐出一股股腥臭的气息。密林幽谷之中巨大的蟒蛇无名儿倒是不少见，可是眼前这种碧绿生辉的怪蛇他还是第一次见到。